



遼東省人民政府衛生廳宣教科編

人民的醫生

遼東通俗出版社

人 民 的 醫 生

遼東省人民政府
衛生廳宣教科編

遼東通俗出版社

人民的醫生

書號 0114

編者：遼東省人民政府
衛生廳宣教科

出版者：遼東通俗出版社
(安東市四經路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遼東分店
(安東市斯大林路)

印刷者：遼東人民印刷廠
(遼陽市東大街)

1— 5,000 (遼)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
定價 900元

人民的醫生

一九五〇年夏天，從省裏派來一個醫生，到寬甸的灌水建立衛生所，他的名字叫張軫俠。當地大人、孩子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。今年五月間，他離開了灌水衛生所，到寬甸縣立醫院做副院長的工作；他雖然走了，可是他衷心為人民服務的刻苦精神，却牢牢的留在當地人們的心裏。



張軫俠生在朝鮮咸鏡北道一個貧苦農家裏，日本鬼子侵佔了朝鮮後，全家逃難到中國來。父親當抗日聯軍的時候犧牲了，他就是一家鐵匠爐裏學徒，晚間一有空就習字念書。後來他參加了解放區的醫務學校去學習，畢業後派到部隊裏當醫助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，不知流過了多少鮮

血，在他的左腿上，如今還殘留着光榮的傷疤。

一九五〇年他從部隊復員回來，就要求到農村去工作。

他說：「我從小就生活在農村裏，親眼看到農民有病找不到醫生，到

處求神拜佛燒香磕頭，病也不見好……眼巴巴的瞅着自己的親人死去……」當他每想到這些時，心跳的更厲害，他覺着自己的責任就更重了，說什麼也要到農村去。



張軫俠同志一想到廣大農民由於疾病所遭受的痛苦，不管怎樣困難，說什麼也要到農村去。

建立衛生所是困難的；可是，誰也沒這麼想，他們想的是：困難是暫時

後來，上級批准了他的請求。張軫俠同志便和一個護士一個會計，滿懷信心的到灌水辦衛生所來了。用帶來的經費租了間半房，買了幾條櫈子、一張桌子、幾件簡單的治療器皿，還有幾樣常用的藥品，東西沒買齊，錢就花光了。在這樣環境下

的，只要能吃苦，給患者好好治病，衛生所一定會發展起來的。

二

衛生所的牌子掛出去了。

每天來治病的只有三、四個人，最多也不過七、八個人。張軫俠同志對這個事納悶，他想起在抗日戰爭的時候，成天在農村裏轉，走個百八十里地也碰不上一個大夫，那時，軍隊到那一住下，好多老鄉就來找部隊裏的軍醫給治病。想來想去，也沒想出是什麼原因：難道東北的農村比關裏的條件好，老百姓都沒有病嗎！

為這件事，他跑到街上漢藥舖去看了幾趟，那裏，看病的人很多，看什麼病的都有，他想，老鄉有病的還是很多，可是，衛生所為什麼就沒有人去治病呢！

他白天黑夜翻來覆去的琢磨，後來他得出一個結論：「就是衛生所的工作做的不好，農民對衛生所不信任。」他想：若老是坐在屋子裏等着病

人來，不到羣衆中去，羣衆是永遠不會信服衛生所的。他就趁着早晚休息的時間，到附近幾個村裏去宣傳。



他就趁着早晚的休息時間，到附近幾個村裡去宣傳。

張軫俠同志是朝鮮族人，說不好中國話，一碰上個人，不等說上兩句話，人家就聽不耐煩了，可是他一點也不懈勁，還是殷勤的跟羣衆唠嗑，趕上村裏開會，夜校學習，他就事先和幹部約好，抽時間去宣傳衛生所的工作。

漸漸的，老鄉們就都熟悉了他，願意和他接近了，上衛生所治病的人，也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
灌水區有十八個行政村，離衛生所二十里以內的有五、六個行政村，

其他的村那就更遠了，像三台子村從南頭到北頭是二十二里長，像這樣分散的村子還不在少數。

下班以後，張軫俠同志到二十多里地的岔溝村去宣傳，他怕回去晚耽誤治病，就連夜往回趕，這股道不好走，深一脚淺一脚，連大步都不敢邁，當他爬過山頂走到半山腰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前面有人小聲說話。「幹什麼呢，半夜三更的……」他蹲下了。再一細聽，又不是說話，只聽到有人小聲的「嘟囔」。他一步一步的朝着聲音摸去，摸到跟前一看，兩個人直溜溜的跪在小廟前，嘴裏嘟囔着。他明白了，原來這兩個老鄉正在求藥呢。

走一道他想一道，他想迷信這件事。雖然在新社會裏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，許多人經過了教育，信神信鬼不是普遍的，但是封建迷信思想幾千年來就在羣衆中扎下了根，一時也不易連根拔掉。所以，在老鄉當中還有個別人為迷信而吃虧的。當然在解放後，分了房子地，多少年的老規矩都翻了個個，家家的生活都是不斷的改善着，這些個別糊塗人，慢慢的

也會看出來「人能勝天」。可是，現在呢？一點也不能等，要把工作做好，要治好病人，拿樣子來說服。這就更加堅定了他服務的決心。

回去他就和村幹部們聯系，開會時他也跑去，打聽誰家有沒有鬧病的，他還囑咐村幹部，村裏如果發生什麼病，給我捎個信就行。

有一次，張軫俠同志到四十多里的三台子村去治病，趕上這天晚上村裏召開羣衆大會。散會時，就聽一位姓楊的老大爺說：「石永安家裏的兩個小孩病倒了，頭也磕了，香也燒了，可是什麼也沒當！」他聽見了，馬上就跑到石永安家去，石永安的小閨女在前天剛剛死去，他的姪女滿香子，病的也很沉重。診斷完斷定滿香子得的病是肺炎，他要給拿藥，石永安的老父親却說：「同志，這個孩子不治了。」張軫俠同志着急的說：「老大爺，治一治還不好嗎？」石老大爺有點火了，氣呼呼的說：「比俺這孩子病輕的，東治西治都沒治好，你們「洋醫」的藥不頂事，我算不能白花這份錢！」

張軫俠瞧着躺在炕上的孩子，心想，能治的病，我能放手不治眼睜着

孩子活活的死去嗎？不能，這是我們醫務工作者的責任。

他費了很多事，好歹把石老大爺說通了。兩天兩夜的工夫，把個快死的孩子治好了。石老大爺眼淚含在眼圈裏，感激的說：「同志，你把我的小姪女救活了！」張軫俠同志說：「老大爺沒有什麼，這是我應盡的責任。」

三

到衛生所治病的人，越來越多了。張軫俠同志也越來越忙了。他時刻的記着毛主席教導的兩句話：「救死扶傷，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。」

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路途遠近，只要有人找他看病，他總是風雨不悞。到那家誰都不過意的叫他歇歇再治。他總是說：「一個病人躺在床上，他是心焦的了不得，恨不得一下子能像好人一樣，一個醫生就是為大家生活的健康而活着，醫生不好好給病人治病，他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！」

論怎麼忙，

每天都按時去檢查，換藥、注射，李惠仁的老爹常對大伙說：



張軫俠同志，無論怎樣忙都按時的給李惠仁檢查傷口、換藥、注射……。

張軾俠同志把羣衆的疾苦，看成自己的疾苦，有些病人家庭生活困難，他就拿出自己的薪金給治病；遠道來的病人沒錢住店，他就留到自己家裏住，荒地村徐家堡子的一個小學生徐鳳桐，在他家一直住了二十三天。他和他老婆白天黑夜像看自己孩子似的照顧着。

龍爪村李惠仁被大車撞傷了。眼框骨壞了，鎖骨、左臂骨都斷了……，人抬到衛生所，就上氣不接下氣了。張軾俠同志沉着的一處一處的檢查，上藥，縫傷口……。幾個鐘頭過去後，總算保住了李惠仁的性命。衛生所沒有病房，李惠仁就搬到親戚家住，張軾俠同志無

「張大夫對病人的關心法是真沒比的，我記得有一宿就打了五次針，還去看了三回。」

到第四天頭上，李惠仁的傷變了，不省人事。張軫俠同志跑去一檢查，頭上的傷口染上了破傷風菌，當時衛生所裏沒有治破傷風的藥，李惠仁的性命就要難保了，怎麼辦呢？救人要緊。張軫俠同志先安慰了李惠仁的老父親，晚上，他馬上坐車到安東買了治破傷風的血清。李惠仁的家庭生活比較困難，張軫俠同志自己拿了一百伍拾多萬元東北幣給付了藥錢。

當李惠仁病好的時候，爺兩個感動的說不出話來，緊緊握着張軫俠同志的手。李惠仁到家第五天頭上，張軫俠同志特意跑出三十多里地去看他，看看他的病是否好俐索了。

一九五一年的五月有一天，黑雲佈滿了天空，豆粒大的雨點兒，瓢潑似的往地上澆，下的對面不見人。

電話鈴響了，他急忙抓起聽筒：是八河川區四平村打來的電話，說是王述魁的姪女難產了。他放下聽筒，招呼來護士，提起出診包，他一馳一

的一聲落生了。大人、孩子都很平安，全家人都非常高興。



張軫俠同志帶着一名護士，連夜冒着大雨向八十里外的四平村趕去。

滑的，向八十里外的四平村趕去了。翻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，雨還是一個點的下，山坡叫雨水沖的溜滑，張軫俠同志的左腿在抗日戰爭中受過傷，一路上跌倒爬起，雖說那樣，他還是一個勁的往前趕路。到了四平村，鷄叫了，天色已經發白了。兩個人叫雨澆的水淋淋的順着褲腳「滴打」水。王述魁感動的說：「張大夫，你可來了！咱們這個老山溝子，別說下雨，過去就是不下雨，深更半夜也請不來大夫啊！」張軫俠同志沒回答這些，急忙跳到炕上，給產婦接產，不一會，小孩「哇」

四

七月，一片片的苞米地，都長滿了紅纓，苞米棒子甩的刷齊。老鄉們走到地頭上，都閉不上嘴的樂，一邊想着秋後的好收成。

接連好幾天的連雨，天一放晴，婦女們都出來洗衣裳，過去她們那有衣裳洗呀，可是現在呢？在她們手中洗的淨是新衣裳。

羣衆的生活改善了，政府還不斷的關心着人民的健康。全區的愛國衛生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。一清早，小學生們就起來掃街，家家戶戶都打掃了灰塵，水缸、井台上都加上了蓋。老太太們到一起樂呵呵的說：政府想的可真到啊，連咱們乾淨、埋汰都管，這一來，得病的人可就能減去一大半子了。

全區進行防疫注射的時候，正趕上連雨天，河也漲了水，張軫俠同志整天爬山涉水，腿都走腫了，一邊給羣衆注射一邊講愛國衛生運動的意義。衛生所的同志勸他：「張大夫，你歇一會兒吧，看你腿腫的……」他

說：「不要緊，腿腫點算不了什麼，羣衆的健康要緊。」他用自己為羣衆服務的精神帶動了全區的醫生，都積極的參加了愛國衛生運動。他們按行政村建立了「分工負責制」，二十八天的工夫，完成了一萬八千人的三次預防注射任務。

他還常常利用假日，到病人家裏去訪問，全區十八個行政村，他都走遍了。西邊有那麼五個村子，道最不好走，路上要爬幾個大嶺，最大的大北嶺，又高又陡，上下坡足有七、八里路長，路仄將能走開一個人，他就揹着自行車，從嶺上爬過去，到那幾個村子去治病。

過春節，同志們都回家了，張軫俠同志自己住在衛生所裏，看病、拿藥、收款，一個人做全所的工作，還看了四十多個病人。

五

衛生所剛成立的時候，沒有「洗胃器」，所裏又沒錢買。怎麼辦呢？經他細心的研究，就用「林蓋兒」的空瓶子，從中割斷，頭上再插上膠皮

管，來代替「洗胃器」；消毒鍋的爐子太大，浪費木炭，他發現後，馬上

就用廢鐵片做個小爐子，每月節省木炭一百五十多斤。他這樣的解決了醫藥設備上的困難，給國家省了不少錢。



衛生所沒有「洗胃器」，經他細心的研究，就用「林蓋兒」的空瓶子做了一個，來代替「洗胃器」。

這個問題。他說：「張大夫是揀我記帳不能用的舊鋼筆尖，用了兩年。

張軫俠同志常說：「我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裏，參加革命也是在艱苦的環境裏和敵人鬥爭十來年，我一看到今天的好日子，就想起了過去那個難勁，我們不應當忘本，現在的生活還不算好，咱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

張軫俠同志每次到外面看病回來，總是不空手，患者用過的藥瓶子，他都是一個一個的拿回來。根據二年的統計，統共收回來四千五百多個。張軫俠同志二年只用了四個新鋼筆尖。為什麼這樣少呢？衛生所會計劉玉維同志給解答了

呢，要處處節省，把這筆錢用到國家建設上去。」張軫俠同志對人民財產是很愛護的，就是一件很小的東西被扔掉了，他都覺着心疼。看起來，是很平凡，可是在這些平凡的事蹟裏，都滲透着張軫俠同志對人民財產的熱愛，對人民的忠誠。

六

三年來，我們國家的建設在迅速的發展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上升，衛生所也變樣了。

衛生所蓋了八間大瓦房。有藥局、診斷室、外科室，還有能住下十幾名患者的兩個病室。兩個大夫和七名工作人員。經費是從三年前的七百五十萬元發展到一億二千萬元了。

寬甸鄰縣的鳳城、桓仁兩縣邊界的羣衆，也趕着大車從七、八十里外到灌水衛生所去看病。現在，灌水衛生所已經是寬甸縣最大的、設備最完善的、威信最高的一個衛生所了。